

◎ 主 编 宋原放
◎ 副主编 吴道弘 王建辉 张立升

ZHONGGUO CHUBAN SHILIAO

中国出版

史话

近代部分

湖北教育出版社
山东教育出版社

第二卷

中国出版

ZHONGGUO CHUBAN SHILIAO

近代部分



中国出版

中國出版史料

主 編 宋原放

副主編 吳道弘 王建輝 張立升

近代部分

第二卷

汪家熔 輯注

湖北教育出版社

目 录

- 日本书目志序····· 康有为 (1)
- 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····· 高凤谦 (5)
- 变法通议·论译书····· 梁启超 (8)
- 变法平议·译书分省设局····· 张 謇 (22)
- 译印政治小说序····· 梁启超 (24)
- 论近代文学翻译····· 胡 适 曾 朴 (26)
- 《天演论》两件····· 严 复 (37)
- 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····· 严 复 (42)
- 与严几道书····· 黄遵宪 (46)
- 严复的翻译····· 贺 麟 (49)
- 译书三序跋····· 林 纾 (63)
- 林译小说及林纾其人····· 潘安荣 (66)
- 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····· 樽本照雄 (83)
- 中国近代小说发表数量一览表····· 樽本照雄 (103)
- 晚清西书中译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····· 邹振环 (107)
- 论日报渐行于中土····· 王 韬 (164)
- 日报····· 郑观应 (166)
- 允许开办报馆谕····· 光绪帝 (169)
- 书籍报纸免税谕····· 光绪帝 (171)
- 切实劝办报纸谕····· 光绪帝 (172)

- 查禁各报谕 慈 禧 (173)
- 湖南查禁《湘报》奏片 湖南巡抚 (174)
- 江西办官报奏片 江西巡抚 (176)
- 点石斋画报导读 陈平原 (178)
- 光绪年间的《飞影阁画报》 俞月亭 (227)
- 强学会封禁后之学会学堂报馆 梁启超 (235)
- 创办时务报源委 梁启超 (237)
- 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 张之洞 (244)
- 知新报缘起 吴恒炜 (246)
- 知新报叙例 梁启超 (257)
- 农会报序 梁启超 (259)
- 天津国闻报馆启 (262)
- 蒙学报演义报合叙 梁启超 (265)
- 湘报叙 唐才常 (267)
- 论白话为维新之本 袁廷梁 (270)
- 清议报叙例 梁启超 (275)
- 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
 本馆之经历 梁启超 (278)
- 亚泉杂志序 (289)
- 教育世界序例 罗振玉 (291)
- 原国 (293)
- 外交报叙例 (296)
- 游学译编叙 杨 度 (299)
- 大陆发刊辞 (314)
- 苏报案始末记叙 章士钊 (317)
- 东方杂志创刊号社说 别 士 (321)

- 民报发刊词 孙 文 (324)
- 民报之六大主义 (节录) 胡汉民 (326)
- 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驳之纲领 民报社 (336)
- 民报纪念祝词 章士钊 (338)
- 云南杂志发刊词 (339)
- 中国女报发刊辞 秋 瑾 (345)
- 敬告姊妹们 秋 瑾 (348)
- 中国新报叙 杨 度 (351)
- 《励学译编》和《苏州白话报》 包公毅 (356)
- 大中华发刊辞 梁启超 (361)
- 留学界之出版物 戈公振 (374)
- 庚子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报刊一览 冯自由 (380)
- 近年中国革命报之发达 胡汉民 (382)
- 清末的科学杂志 王福康 徐小蛮 (389)
- 清末民初七种罕见文艺报刊及近代文艺报刊
 一览 祝均宙 (418)
- 一九一三年俄人波列伏依的中文报刊目录 周振鹤 (443)
- 爱国主义的颂歌 陈 江 (471)
- 白话文宗教报刊 《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》 (482)
- 请推广学校疏 李瑞莱 (485)
- 第一次兴学上谕 光绪帝 (491)
- 奏请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
 并请严禁悖书事 孙家鼐 (493)
- 第二次兴学上谕 光绪帝 (495)
- 举办师范学校奏折 袁世凯 (497)
- 请颁发钦定学堂章程奏折 张百熙 (499)

- 请颁发奏定学堂章程奏折 张百熙等 (502)
- 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折 袁世凯等 (508)
-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（选） 教育部 (513)
- 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 (515)
- 江苏暂行图书审查会规则 (518)
- 南洋公学蒙学课本四件 (522)
- 《绘图蒙学捷径》广告 王亨统 (529)
- 文学初阶叙言 杜亚泉 (531)
- 编辑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和
编辑大意 商务印书馆 (533)
- 中华教科书编辑大意十件 中华书局 (539)
- 教育部批中华书局赍送教科书请审定呈 (547)
- 中国历史教科书序 张元济 (549)
- 民国二年中华商务互相攻讦原件 (551)
- 五十年（1897—1949）小学教科书概览 梁长洲 (556)
- 英志自序 蒋敦复 (608)
- 新译几何原本序 张文虎 (611)
- 微积溯源序 华蘅芳 (613)
- 西学略述序 曾纪泽 (615)
- 股印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启 同文书局 (617)
- 朱批军机处等为石印古今图书集成奏折奏片三件 (621)
- 近代翻印殿版二十四史一览 汪家熔 (626)
- 西政丛书叙 梁启超 (633)
- 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章程 邹代钧 (636)
- 邹氏家族和我国近代地图编绘出版事业 周岩 (642)
- 为广为翻译农务诸书谕 光绪帝 (652)

普通农学浅说序	张 謇 (654)
华英初阶序	谢洪赉 (656)
华英地理答问序	(658)
论英文读本	谢洪赉 (660)
刊印宪政初纲缘起	别 士 (666)
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序二件	盛宣怀等 (669)
新字典序	高梦旦等 (672)
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	梁启超 (677)
红楼梦讼案	(682)
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繁荣	苗怀明 (684)
杨文会和金陵刻经处	顾承甫 (698)
江北刻经处及刻经僧妙空	朱华锦 (704)
中文圣经翻译和发行工作	(706)

日本书目志序^①

康有为

圣人譬之医也。医之为方，因病而发药，若病变则方亦变矣。圣人之为治法也，随时而立义，时移而法亦移矣。孔子作六经而归于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《易》者随时变易，穷则变，变则通。孔子虑人之守旧方而医变症也，其害将至于死亡也。《春秋》发三世之义，有拨乱之世，有升平之世，有太平之世，道各不同。一世之中，又有天地文质三统焉，条理循详，以待后世之穷而采用之。呜呼！孔子之虑深以周哉！吾中国，大地之名国也，今则耗矣。哀哉！以大地万国皆更新，而中国尚守旧故也。伊尹，古能治病国者也，曰用其新，去其陈，病乃不存。汤受其教，故言日新又新。积池水而不易，则臭腐兴，身面不沐浴，则垢秽盈。大地无风之扫荡改易，则万物不生。物新则壮，旧则老；新则鲜，旧则黯；新则洁，旧则败，天之理也。今中国亦汲汲思自强而改其旧矣。而尊资使格，耆老在位之风未去，楷书割截之文，弓刀步石之制未除，补缀其一二，以具文行之，譬补漏糊纸于覆屋破船之下，亦终必亡而已矣。即使扫除震荡，摧陷其旧习而更张之。然泰西之强，不在军兵炮械之末，而在其士人之学。新法之书，凡一名一器，莫不有学。理则心伦生物，气则化光电重，业则农工商矿，皆以专门之士为之。此其所以开辟地球，横绝宇内也。而吾数百万之吏士，问以大地道理国土，人民物产，茫茫如堕烟雾，瞪目拚舌不能语。况生物、心伦、质化、光电、重、

农、工、商、矿之有专学新书哉！其未开径路固也。故欲开矿而无矿学，无矿书。欲种植而无植物学，无植物书。欲牧畜而无牧学，无牧书。欲制造而无工学，无工书。欲振商业而无商业，无商书。仍用旧法而已。则就开矿言之，亏败已多矣。泰西于各学，以数百年考之，以数十国学士讲之，以功牌科第激励之。其堂室门户，条秩精详，而冥冥入微矣。吾中国今乃始舍而自讲之，非数百年不能至其域也。彼作室而我居之，彼耕稼而我食之，至逸而至速，决无舍而别讲之理也。今吾中国之于大地万国也，譬犹泛万石之木航，与群铁舰争胜于沧海也。而舵上榜人，皆盲人瞽者，黑夜无火，昧昧然操舵于烟雾中。即无敌船之攻，其遭风涛砂石之破可必也。况环百数习于出没波涛之铁舰，而舵工榜人皆渔户为之，明灯火张旌旗而来攻，其能待我从容求火乎？然今及诸舰之未来攻也，吾速以金篦刮目，槐柳取火，尤不容缓也。然即欲刮目取火以求明矣。而泰西百年来诸业之书，万万亿千，吾中人识西文者寡。待吾数百万吏士识西文而后读之，是待百年而后可，则吾终无张灯之一日也。故今日欲自强，惟有译书而已。今之公卿明达者，亦有知译书者矣。曾文正公之开制造局以译书也，三十年矣，仅百余种耳。今即使各省并起，而延致泰西博学专门之士，岁非数千金不能得一人。得一人矣，而不能通中国语言文字，犹不能译也。西人有通学游于中国，而通吾之语言文字，自一二教士外，无几人焉。则欲译泰西诸学之要书，亦必待之百年而后可。彼环数十国之狡焉思启者，岂能久待乎！是诸学终不可得兴，而终不能求明而自强也。夫中国今日，不变法日新不可，稍变而不尽变不可。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。欲开农工商矿之学，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。凡此诸学，中国皆无其书，必待士人之识泰西文字，然后学之。泰西文字，非七年不可通，人士安得尽人通其学。不待识泰西文字而通其学，

非译书不可。译书非二十行省并兴不可。即二十行省尽兴而译之矣，译人有人矣，而吾国岌岌，安得此从容之岁月。然则法终不能变，而国终不可强也。

康有为昧昧思之曰：天道后起者，胜于先起也，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。泰西之变法至迟也，故自倍根至今，五百年而治艺乃成。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，故自维新至今，三十年而治艺已成。大地之中，变法而骤强者，惟俄与日也。俄远而治效不著，文字不同也。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，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，则吾之治效，可三年而成，尤为捷疾也。且日本文字，犹吾文字也，但稍杂空海之伊吕波文十之三耳。泰西诸学之书，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。吾因其成功而用之，是吾以泰西为牛，日本为农夫，而吾坐而食之，费不千万金，而要书毕集矣。使敏明士人习其文字，数月而通矣。于是尽译其书，译其书者而刻之，布之海内，以数年之期，数万之金，而泰西数百年、数万万人新得之学举在。是吾数百万之吏士识字之人，皆可以讲求之。然后致之学校以教之，或崇之科举以励之，天下向风，文学辐凑，而才不可胜用矣。于是言矿学而矿无不开，言农工商而业无不新，言化光电重天文地理，而无微之不入也。以我温带之地，千数百万之士，四万万之农工商，更新而智之，其方驾于英美，而逾越于俄日可待也。日本变法二十年而大成，吾民与地十倍之，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。迺者购铁舰枪炮，筑营垒以万万计，而挫于区区之日本。公卿士夫，恐惧震动，几不成国。若夫一铁舰之费，数百万矣，一克虏伯炮之微，费数万金矣。夫以数金可译书，以开四万万人之智，以为百度之本，自强之谋而不为，而徒为购一二炮以为赍敌藉寇之资。其为智愚何如也？呜呼！日人之祸，吾自戊子上书言之。曲突徙薪，不达而归。欲结会以译日书久矣，而力薄不能成也。呜呼！使吾会成，日书尽译，上之公卿，散之天下，

岂有割台之事乎？故今日其可以布衣而存图也。然今不早图，又将为台湾之续矣。吾译书之会，不知何日成也。窃悯夫公卿忧国者，为力至易，取效至捷，而不知为之也。购求日本书至多，为撰要，欲吾人共通之。因《汉志》之例，撮其精要，剪其无用，先著简明之目，以待忧国者求焉。

（转录自郑振铎编：《晚清文选》第438—440页，

上海书店重印生活书店本）

①康有为的《日本书目志》发表于1897年，他编辑该书目的是希望大家能从中选择翻译，所以每种书带有提要。《日本书目志》开始了提倡从日文翻译西学书籍的方针。

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

高凤谦^①

有声音而后有言语，有言语而后有文字。然五方之声音，长短高下清浊疾徐，既万有不齐；言语文字即因以俱异。有王者起，患天下之不一，以同文为先。于是读书之士，挟方寸之简，上下千年，纵横万里，无所不可通。夫而后中国之文字汇于一。其环中国而处者，如日本、朝鲜各邦，虽用中国之文字，犹不能无所异同。况泰西远绝数万里，千岁未通者耶？互市以来，天下竞尚西学，竞习西文。然而音义诡异，则学之难也。教授乏人，则师之难也。由官设学，则周遍之难也。由民自学，则经费之难也。文义深远，则成功之难也。国不一国，则兼通之难也。惟以译书济之，则任其难者，不过数十人，而受其益者，将千万人而未已。泰西有用之书，至蕃至备。大约不出格致政事两途。格致之学，近人犹知讲求，制造局所译，多半此类。而政事之书，则鲜有留心，译者亦少。盖中国之人，震于格致之难，共推为泰西绝学。而政事之书，则以为吾中国所固有，无待于外求者。不知中国之患，患学在政事之不立。而泰西所以治平者，固不专在格致也。况格致之学，各有附隶。非制造之人不能学。即学之亦无所用。且需仪器以资考验，非徒据纸上之空谈。若夫政事之书，剖析事理，议论时政，苟通汉文者，无不能学。果能悉力考求各国政事之得失，兵力之强弱，邦交之合离，俗尚之同异，何国当亲，何国当疏，何事足以法，何事足以戒，无不了了于胸中，遇

有交涉之事，办理较有把握。即欲兴一新治，亦不至事事仰鼻息于人，或反为愚弄。此翻译政事之书所以较之格致为尤切也。

译书之要有二：一曰辨名物。泰西之于中国，亘古不相往来。即一器一物之微，亦各自为风气。有泰西所有，中国所无者。有中国所有，泰西所无者。有中西俱有，而为用各异者。至名号则绝无相通。译者不能知其详，以意为之名。往往同此一物，二书名异。且其物为中国所本有者，亦不能举中国之名以实之。更有好更新名，强附文义，以为博通，令人耳目炫乱，不知所从。宜将泰西所有之物，如六十四原质之类，及一切日用常物，一一考据。其于中国所有者，以中名名之，中国所无者，则遍考已译之书，择其通用者用之。其并未见于译书者，则酌度其物之原质，与其功用，而别为一名。凡泰西所用之物，用中字西字详细胪列，刊为一书，颁布通行。后之译者，以此为准，不得更改。其他权衡度量，国各不同，亦宜定为一表。如英磅合中权若干，法迈合中尺若干，详为条举，以附前书之后。

一曰谐声音。名物制度，有义可寻，虽有异同，犹可稽考。地名人名，有音无义，尤为混杂。西人语言，佶屈聱牙，急读为一音，缓读为二三音。且齐人译之为齐音，楚人译之为楚音。故同一名也，百人译之而百异。即一人译之，而前后或互异。《瀛寰志略》中所载国名之歧，多至不可纪极。宜将罗马字母编为一书，自一字至十数字，按字排列，注以中音。外国用英语为主。以前此译书，多用英文也。中国以京音为主，以天下所通行也。自兹以后，无论以中译西，以西译中，皆视此为本。即一二音不尽符合，不得擅改，以归画一。此书若成，可与名物之书相辅而行。译者读者，俱有所据。若将此二书呈之译署，请旨颁行，飭令各省译局及私家撰述一体遵照，尤为利便。此二者，译书之根本也。若译书之人，必兼通中西文而后可。其有专精西文者，可

以文士辅之。《传》曰：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。必使所译之书，质而不流于俗，博而不伤于诞，文义可观，又无失原书之意。庶亦牖人心，开风气之一助也夫。

（录自《时务报》第26册所附文编第9—10页）

①高凤谦（1869—1936），福建长乐人，即商务印书馆骨干高梦旦。县考成秀才后醉心西学，不再参与科举。光绪二十一年协助林迪臣在杭州创办西湖蚕学馆。曾投稿于《时务报》。其《论废除跪拜》、《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译》最被读者传诵。其事迹见本编第三卷所收他的小传。

变法通议·论译书^①

梁启超

兵家曰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谅哉言乎。中国见败之道有二：始焉不知敌之强而败，继焉不知敌之所以强而败。始焉之败，犹可言也，彼直未知耳。一旦情见势迫，幡然而悟，奋然而兴，不难也。昔日本是也，尊攘论起，闭关自大。既受俄德美劫盟之辱，乃忍耻变法，尽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，遂有今日也。继焉之败，不可言也。中国既累遇挫衄，魂悸胆裂。官之接西官，如鼠遇虎；商之媚西商，如蚁附膻。其上之阶显秩，下之号名士者，则无不以通达洋务自表异。究其日日所抵掌而鼓舌者，苟以入诸西国通人之耳，谅无一语不足以发矇。谋国者始焉不用其言而败，继焉用其言而亦败。是故不知焉者其祸小；知而不知，不知而自谓知焉者，其祸大。中国之效西法三十年矣，谓其不知也，则彼固孜孜焉以效人也。谓其知也，则何以效之愈久，而去之愈远也。甲自谓知而诋人之不知，自丙视之，则乙固失而甲亦未为得也。今人自谓知而诋昔人之不知，自后人视之，则昨固非，而今亦未为是也。三十年之败，坐是焉耳。问者曰：吾子为是言，然则吾子其知之矣？曰恶。某则何足以知之，抑岂惟吾不足以知而已，恐天下之大，其真知者，殆亦无几人也。凡论一事，治一学，则必有其中之层累曲折，非入其中，不能悉也，非读其专门之书，不能明也。譬之寻常谭经济者，苟不治经术，不诵史，不读律，不讲天下郡国利病，则其言必无当也。西人致强

之道，条理万端，迭相牵引、互为本原。历时千百年以讲求之，聚众千百辈以讨论之，著书千百种以发挥之。苟不读其书，而欲据其外见之粗迹，以臆度其短长，虽大贤不能也。然则苟非通西文肄西籍者，虽欲知之，其孰从而知之。不宁惟是，居今日之天下，而欲参西法以救中国，又必非徒通西文肄西籍遂可以从事也。必其人固尝邃于经术，熟于史，明于律，习于天下郡国利病，于吾中国所以治天下之道，靡不挈枢振领而深知其意。其于西书亦然。深究其所谓迭相牵引、互为本原者，而得其立法之所自，通变之所由，而合之以吾中国古今政俗之异而会通之，以求其可行。夫是之谓真知。今夫人生不过数十寒暑，自其治经术、诵史、读律、讲天下郡国利病，洎其稍有所得，而其年固已壮矣。当其孩提也，未尝受他国语言文字，及其既壮，虽或有志于是，而妻子仕宦，事事相逼，其势必不能为学童挟书伏案故态。又每求效太速，不能俯首忍性，以致力于初学蹇涩之事，因怠因弃。盖中年以往，欲有所成于西文，信哉难矣。夫以中学西学之不能偏废也如彼。而其难相兼也又如此，是以天下之大，而能真知者殆无几人也。

夫使我不知彼，而彼亦不知我，犹未为害也。西国自有明互市以来，其教士已将中国经史记载，译以拉丁英法各文。康熙间，法人于巴黎都城设汉文馆。爰及近岁，诸国继踵，都会之地，咸建一区，庋藏汉文之书，无虑千数百种。其译成西文者，浩博如全史《三通》，繁缛如国朝经说，猥陋如稗官小说，莫不各以其本国语言，翻行流布。其他种无论矣。乃至以吾中国人欲自知吾国之虚实，与夫旧事新政，恒反藉彼中人所著书，重译归来，乃悉一二。（以吾所见日本人之《清国百年史》、《支那通览》、《清国工商业指掌》，其中已多有中国人前此不及自知者。西文此类之书当复不少。）昔辽耶律德光谓晋臣曰：中国事，吾皆知之，吾国事，汝曹不知也。以区